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清子嘹亮的歌声连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也能听见。一放学大家会立马收拾书包绕过学校的矮围墙到教室外去听清子唱山歌，在文革时期，这便是童年学生最大乐趣之一了。

清子比我们大了几岁，她上到初中就没再念书了。因为家里在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她又是老大，所以当她小学毕业后便主动提出不再上学了，家里的大人也都默不作声，这件事情就这么成了事实。清子自从不再上学，便加入了生产队，每天都到地里干活，为家里的弟弟妹妹多赚一份粮食，不然全家又有几个人要饿肚子了。

清子喜欢穿一件花色上衣，穿了好几年，衣服上缝缝补补的布块很多。她的父亲王老汉提出要给她换一件新的，但她笑着说“我就喜欢这件衣服呢，别的衣服我不要，就要这件哩。”

她喜欢每天下午到学校后面她家的那块油菜花地里去干活，每次在地里，她总要唱起山歌，歌声像河水一样

清澈，像清晨一样醒神。在这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好像只有她的歌声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依然透着无尽的欢乐。

她的家离学校不远。只要清子的家里有什么事情，只要她父亲站在家门口喊两声“清子，清子”，她就会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回家去。村里也没有什

几分钟后，正当大家坐在地头听着清子唱着山歌的时候，地里传来了一阵惨叫。清子赶紧朝着哭声的方向冲了过去，原来是阿全错抓了马蜂，被一群马蜂蛰着，疼得在地上打滚。她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身子挡着阿全，还用自己的花上衣裹住了自己的头。最后阿全眼睛被蜇肿了，而清子则被蛰了脸，肿了好大一块，好几天才消下去。那天，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学生们还是能听到清子的山歌。

村头有一口水井，一根绳子拴着一个木桶挂在井边。常有老奶奶来打井水，桶子里装满了水，提不上来。这时清子总会笑着拿过老奶奶手里的绳子打水上来。村里被帮过的老人都说这娃不错，好几个老奶奶要给她介绍几个帅小伙，清子听了只是脸红着跑开。

仿佛在这个村子里，清子就是一束会移动的阳光，走到哪里，哪里就散发着生活的暖意。每当日暮之时，村头照常飘起那阵嘹亮的声音，不是来自农

命力与活力，根本不用担心牛吃不饱的问题。

我们在田野上玩耍。有时采集些野花野草编成戒指、花环的小饰品，并且评选出当天最乖最可爱的牛崽，然后把花环套在它头上；或者直接跟在最顽皮的小牛后面跑，没想到它受到惊吓，撒开腿跑得更快，等我们快追上时，它就蹶起后腿刨起水和泥阻退我们，趁我们躲闪的时候跑远了，然后停下来甩甩耳朵，摇摇头，晃晃脑，似乎很得意的样子。

终于，遥远的影像穿过布满尘埃的时间之海逐渐清晰鲜活，缓缓向我走来。一个女孩，光着脚丫骑在牛背上，裤脚挽得高高的，小腿放松地搭在牛肚子

两边，随着牛的走动而自然晃动着。一只手拎着沾满泥浆与青草屑的凉鞋轻轻拍打着牛背，另一只手却捻了一枝新抽芽的柳条高高扬起，比得了胜的将军还要骄傲。我听见她短促而有节奏的“啃、啃”的吆喝声：是了，那就是我，骑在牛背上

的年少的我。小时候村子里家家种田，因此几乎每家都有牛，于是，天气温顺易驱使的牛便成了孩子最忠诚的玩伴，放牛的任务也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我喜欢骑在牛背上，是因为小学时候的一册语文课本上面的一幅画。画面是一片树林，一个个孩子神气地吹着箫。那幅图对我的吸引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要一看到牛背就跃跃欲试。虽然大人们恐吓我说，女孩子骑牛背上以后会生一头牛出来，我仍旧阳奉阴违，乐此不疲。但幸亏童年的我有这样一种无伤大雅的叛逆，它最终成全了那个略显虚荣可笑的心愿，让我成了图画里那个骑牛漫步的牧童。

春天是放牛的最好季节：稻子早在去年就打完收仓了，无牛吃稻子的后顾之忧；干稻草也早已经在各家门口码成了稻草包，田野上只剩下一片荒地，稻谷熟了，青草满田地疯长，像青年下巴上新冒的胡茬一样洋溢着生

建立的培训基地已开展电工培训两期，第一期培训的20名学员，有16人已拿到人社部颁发的电工初级工鉴定证，外出务工平均月收入涨幅在50%到150%之间。目前第二期18名学员正在接受培训。

咸辉副省长非常高兴，她指出，大学老师到贫困村为农民传授技术知识，非常不容易，兰州交通大学在“双联”工作中，找准了方向，充分挖掘、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希望兰州交通大学能充分发挥高校优势，把劳务培训工作做实、做大，争取把培训面覆盖到全县，让更多的贫困群众得到实惠，享受到“双联”行动带来的收益。

从培训基地出来后，咸辉副省长来到我校的驻村点，在了解到我校“双联”干部不畏艰苦，积极参与驻村后，她指出，兰州交通大学的领导班子对“双联”工作高度重视，广大干部对“双联”工作非常支持，她翻阅过学校编印的《“双联”驻村日记》，看到广大干部不仅通过驻村了解了基层的实际情况，还对基层的发展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可见参与驻村的干部是动了真情，用了真心，充分体现了交大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咸辉副省长与我校挂职干部进行了交流，对挂职干部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主动作为、奉献基层表示赞赏，希望挂职干部能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切实把“双联”行动打造成机关作风转变的形象提升工程、教育培养干部的能力锻造工程、造福人民群众的德政民心工程。

咸辉副省长还视察了我校联系的尕路村尕路小学，听取了关于我校援建尕路小学教育发展的情况。她表示，兰州交通大学在“双联”工作开展过程中，动了脑筋、想了办法、提了方案、抓了落实。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结合精准扶贫、聚焦精准发力，发挥优势主动作为，上下沟通互补形成合力，共同助推我省扶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建荣、周天佑，临夏州委常委、副市长刘富祯，我校王萍书记以及“双联”办相关人员、康乐县委党政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父亲

土地，骡子，耕犁，架子车
连成一条没有尽头的河
河里是先祖的生活
爷爷的生活
你生活

你的脸
千沟万壑
是土地一样的土黄色
我坐在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看岁月刻下年轮的皱褶
你被艰辛压弯了骨骼
泡半把春茶也尝不出苦涩
你曾笑着

用粗糙扭曲的大手
抚摸着我
交代过我
喝茶看味色
活人看本色

如今的我
脸不再是
世代相传的土黄色
只是灵魂深处
还是承接着你灵魂的本色
受得住生活的酸辛苦涩
痛苦或快乐
都一笑而过

马慧凤 / 图、文



牛背上的童年

□ 文学院 肖泽惠

少年终于坐在归去的大巴上。他疲倦地睡去，醒来时已经接近目的地。黄昏把整个村庄笼罩成金色，炊烟袅袅。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是他曾经最熟悉的情景，暖流缓缓流向心房。

车到站时已经入夜了。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镇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地方。此刻他一个人坐在月下，茕茕孑立，影子显得突兀而孤独。

清风拂过脸颊，少年长久的坐着，心渐渐沉静，终于有了一种轻松的释然。原来这一方小小的山丘竟有这么重要，无论走出多远，无论经历多少，这一片水土始终是不变的牵挂。这一切苦乐甘甜的源头，岁月把它融进了少年的血肉。

少年依然静静坐着，时间依然默默流逝，长夜附和他的沉默。

天亮之后，少年依然会离开这片土地，去往他一生所求的所在之地。

那里的夜暗嚣躁，霓虹灯影在人眼中汇成万千流光。但他不会再迷惘，记忆深处的那片土地如桃花源般，可以让人民空明，心镜澄澈。

他曾经属于这个地方，百年之后灵魂和身躯也一定会回归这片土地。彼此是一生浪迹的灯塔，也是心灵永久的归宿。

后来书生和美丽的姑娘结婚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再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叫竹丁丁。

一天，书生拿出狐狸皮逗儿子玩：“竹丁丁，竹丁丁，你妈是个狐狸精。”

小狐狸抢过狐狸皮，打个滚便逃走了。

“然后呢。”在久久的沉默后我问道。

“然后就没有了。”爷爷含混不清的说，“然后就睡觉。”

小狐狸会去哪里呢？追那只田中间的萤火虫，爬到村上最高的香樟树，还是就像我一样躺在这里，看漫天的星星。

爷爷，我梦见我长了一根狐狸尾巴。

少年和无名小镇

□ 机电学院 燕恒

那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小镇，僻静，孤独。在硕大繁华的世界里那么小，那么小。但那儿有静静的小河，淡淡的云，轻轻的风。冬天，雪落在错落的房子上，清雅静谧。

但少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少年，他不想在这偏远的地方坐井观天，度过寂寥无名的平凡一生，他一直努力着，后来如愿以偿地离开了小镇。

少年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奔跑，想要追寻所谓的梦想，但那个曾经触手可及的东西如今却渐行渐远，飘渺不可见。少年开始回忆那个小镇，他原以为那是模糊淡忘的东西，却没想到有些东西是时光冲洗不掉的。他开始想念弯曲怪异的榆树，想念盛夏的蝉鸣，想念干净的夜幕和璀璨的星辰。

原来记忆的源头还有这样一个瓦尔登湖般的地方，那里有过那么多可爱的人，那里承载过自己的悲欢。

那是我还没开始上学的一个夏夜。当晚风把夏日里被太阳烤焦的焦灼吹干的时候，我们便把长椅和簸箕搬出来。爷爷奶奶忙了一整天农活，便安详地坐在藤椅上，手里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响动着。

萤火虫三三两两地飞着。我拿着瓶子，光着脚，像一只活泼的蚱蜢，从这块地追到那块地，从屋子的这头追到那头去。夏天的植物总是翠绿得很，夜色把它们抹上一层蜡，它们便在夏夜里闪亮的得意洋洋了。

快到我们这里来”，田里的稻子说，萤火虫便悠悠的扑过去了。我也跟着那个闪亮的尾巴跑了进去，哇地哭了起来。

姐姐在上小学，她已经聪明地知道无论数不数，爷爷都有故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事要给我们，所以干脆背起古诗。

爷爷便讲起了他的故事。那是一个书生与小狐狸的故事。

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它们那么多那么亮却一点儿也不刺眼。我眨巴眨巴眼，它们也跟着一闪一闪。我不想数星星，如果我先数了这颗星星，别的星星就会以

每年夏天都会有那么一个月是睡在院子里的。圆圆的簸箕把我和姐姐圈成两弯新月。簸箕里飘着麦子的香甜味，把梦都染得香香甜甜的。天为被，地为床。睁开眼便能看见漫天的星星。我们是可爱的植物，在白日里吸收能量，然后在夜里拔节。

我注意到有一颗星星在动。它多么像我啊，慢悠悠懒洋洋的。我便只盯着它看，一直到它绕头顶的天空转过一圈。我对爷爷说，我不想数了，我数不过来。

奶奶抱我回去，用凉凉的井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它们那么多那么亮却一点儿也不刺眼。

我眨巴眨巴眼，它们也跟着一闪一闪。我不想数星星，如果我先数了这颗星星，别的星星就会以

每年夏天都会有那么一个月是睡在院子里的。圆圆的簸箕把我和姐姐圈成两弯新月。簸箕里飘着麦子的香甜味，把梦都染得香香甜甜的。天为被，地为床。睁开眼便能看见漫天的星星。我们是可爱的植物，在白日里吸收能量，然后在夜里拔节。

我注意到有一颗星星在动。它多么像我啊，慢悠悠懒洋洋的。我便只盯着它看，一直到它绕头顶的天空转过一圈。我对爷爷说，我不想数了，我数不过来。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它们那么多那么亮却一点儿也不刺眼。

我眨巴眨巴眼，它们也跟着一闪一闪。我不想数星星，如果我先数了这颗星星，别的星星就会以

每年夏天都会有那么一个月是睡在院子里的。圆圆的簸箕把我和姐姐圈成两弯新月。簸箕里飘着麦子的香甜味，把梦都染得香香甜甜的。天为被，地为床。睁开眼便能看见漫天的星星。我们是可爱的植物，在白日里吸收能量，然后在夜里拔节。

我注意到有一颗星星在动。它多么像我啊，慢悠悠懒洋洋的。我便只盯着它看，一直到它绕头顶的天空转过一圈。我对爷爷说，我不想数了，我数不过来。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它们那么多那么亮却一点儿也不刺眼。

我眨巴眨巴眼，它们也跟着一闪一闪。我不想数星星，如果我先数了这颗星星，别的星星就会以

每年夏天都会有那么一个月是睡在院子里的。圆圆的簸箕把我和姐姐圈成两弯新月。簸箕里飘着麦子的香甜味，把梦都染得香香甜甜的。天为被，地为床。睁开眼便能看见漫天的星星。我们是可爱的植物，在白日里吸收能量，然后在夜里拔节。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它们那么多那么亮却一点儿也不刺眼。

我眨巴眨巴眼，它们也跟着一闪一闪。我不想数星星，如果我先数了这颗星星，别的星星就会以

每年夏天都会有那么一个月是睡在院子里的。圆圆的簸箕把我和姐姐圈成两弯新月。簸箕里飘着麦子的香甜味，把梦都染得香香甜甜的。天为被，地为床。睁开眼便能看见漫天的星星。我们是可爱的植物，在白日里吸收能量，然后在夜里拔节。

水把我洗干净，一边温柔地哄我。

